

## 南宋利用山水寨的防守戰略

陶晉生

南宋末年，四川守將利用余玠的設防山城戰略，給予入侵的蒙古大軍以決定性的打擊。余玠的貢獻以及蒙古大汗蒙哥可能戰死於合州釣魚山下的史實，經吾師姚從吾先生揭露後，已爲學者所熟知。本文的目的在探討南宋時期是否還有別人曾經使用過余玠所運用的相似的戰略。由於涉獵不廣，探討的範圍以時間言，是宋高宗時期爲主；以地區言，則是從湖北到兩淮一帶爲主。（註一）

## 一、建炎時期中原的山水寨和城守一瞥

建炎初，中原大亂，官民、潰兵和土豪往往入山避亂。例

如建炎元年（一一二七）九月，宋將王彥與金人戰，敗績，奔太行山聚衆。（註二）二年二月，馬擴入真定（今河北正定）五馬

山寨聚兵，得皇弟信王榛於民間，奉之總制諸寨。在同年秋，

山寨爲金人所破之前，五馬山寨是宋人在河北抗金的一個重要

據點，可惜高宗不肯給予強有力的支持。（註三）同年，金將在

熙州（今甘肅臨洮）發動攻擊，達闐以軍五百入六盤山十六寨

，降宋官八十餘，民戶四千，獲馬二千匹。（註四）

在建炎二、三年的宋金戰爭中，宋人的防禦力量極爲薄弱，往往是實行無計畫無方法的城守，被金兵一一擊破。當時著

名的守城戰役如楚州（江蘇淮安）之役（四年九月），陝州（

河南今縣）之役（四年正月），都是城破，守將（趙立和李彥

仙）壯烈犧牲。祇有建炎元年至二年宗澤守汴京是比較成功的

。宗澤的方法是在汴京城外建立山水寨防禦網：

【宗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恢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註五）

紹興年間宋人守城方法有長足的進步。但是本文不擬討論

## 二、建炎末、紹興初的徙治入山水寨

建炎中，紹興初，金兵屢次南下，而華南盜賊橫行，百姓在這兩重的摧殘和壓迫之下：頗多聚衆入山區或湖沼避難。茲

舉數例於下：

(1) 滁州神山（今安徽滁縣）——「神山在全椒縣西。輿

地紀勝：在縣西三十里有洞極深。州志：山在縣西少

北，有洞曰石門，洞深數十丈，亦曰神仙洞。可容百

餘人，常燥不溼。相傳宋南渡時，民嘗避亂其中。」

（註六）

(2) 應山山寨（今湖北應山）——建炎四年，羣賊犯應山

，【連】萬夫率邑人數千保山砦，賊不能犯。寇浪子者

以兵至，圍之三日，卒破之。……（萬夫）爲賊所害

。」（註七）

(3) 咸寧縣成山寨（今湖北咸寧）——「在縣西五里，周

廻十餘里，可容數千人。四壁峭峻，惟一徑可入。宋

建炎間，民聚糧保守，賊不能窺。」（註八）

(4) 盱眙縣三臺山（今縣）——「在盱眙縣西南一百五十

里。縣志：三臺山有三峯，東西南鼎立，上可屯十萬衆。宋建炎中，劉綱保聚於此。」（註九）

- (5) 盱眙縣清平山——「在盱眙縣西南八十五里，亦名青山。宋紹興初，劉澤保聚於此，金人不敢近。其城壘故址猶存。」（註一〇）

這一類例子極多。以下再舉例說明州縣政府和百姓一同遷移到山寨內避賊防敵的情況。

建炎三年八月，宋知滁州向子伋率軍民徙居瑯琊山寨。軍隊約二千人。同年十月，滁州爲大盜李成所陷。瑯琊山寨中「惟有澗水，不足以供數萬人之食，軍中皆食炒米，多得渴病。」李成執殺向子伋，以其衆充軍。（註一一）又湖北廣濟縣北六十里有鼓角山，「上有九斗坪，頗寬廣。宋建炎初郡守甄采集衆守禦於此。故寨猶存。」（註一二）此外如湖北孝感，建炎間移治柴貢砦。（註一三）澧州（今湖南澧縣）於建炎四年寓治陶家市山砦。（註一四）峽州（今湖北宜昌）亦於建炎中移治石鼻山。（註一五）

除避盜外，在敵人入侵之際，前線地區的地方官常因不敵而率官民退守山水寨。這些小據點有時候很能够發揮牽制作用，或者成爲遊擊戰的大本營。有此在敵後的山水寨首領，被南宋政府任命爲地方官，擇險而守，與金人作長期的遊擊戰。

建炎三年十一月，歷陽縣（今安徽和縣）丞王之道率遣民據山寨以守。（註一六）至次年六月，又有和州進士龔楫率民丁襲金人於新塘，爲金人所殺。「時和州無爲軍（今縣）鎮撫使趙霖雖已受命，然寓治水寨，未入城。水寨之衆乘間掠敵營。完顏宗弼乃築堡新塘，以遏絕濡須之路。楫率二千人襲之，入

其營，獲敵兵數百，所掠男女盡縱之。楫歸，道遇敵救大至，其衆多赴水死，楫爲敵所得，……鬻割之。」（註一七）

南宋對金遊擊戰最成功的一次是紹興元年（一一三二）張榮在江蘇通州（今南通）的縮頭湖擊敗金將完顏昌的戰役。宋人的記載說：

先是，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右監軍【完顏】昌在泰州【今泰縣】，謀久駐之計。至是以舟師犯榮水寨。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皇遽欲退，不可。徐謂其衆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上岸。我捨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餘衆奔楚州【今淮安】。榮獲昌子壻佛寧，俘馘其衆。」（註一八）

紹興二年張玘以河南白馬山等山寨爲據點破敵的一役，也值得一提。宋史記此事如下：

先是，【劉】豫持詔撫諭。……玘囚其使，至是亦戮之。於是僞齊河南安撫孟邦雄、總管樊彥直據洛陽，兵直抵長水【在今河南洛寧縣西南】，玘遣將陳俊守白馬山，謝臯守船板山，梁進守錦屏山，盡匿精銳。金兵深入，玘戰東關，三砦響應，金兵潰。玘率精騎三千，一日夜馳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彥直遁去。（註一九）

這一役中的白馬山，在八年後又出現於史籍。紹興十年（一一四〇），金將李成數爲宋知河南府李興所敗，乃向金都元帥完顏宗弼求援，得蕃漢軍數萬。李興聽說後，認爲衆寡不敵，即棄城，寓治於永寧（今洛寧縣）的白馬山。與李成相拒數



月。宋廷以李興孤軍難守，糧餉不易抵達，命令李興退師。李興率軍民萬人南歸。（註二〇）

在敵後據山寨打遊擊著名的有翟興和翟琮父子。建炎四年，宋兼知河南府（洛陽）翟興寓治於伊陽山寨（在今寶豐縣西）。至紹興二年，劉豫誘其部下殺翟興。但與子琮繼續守伊陽次年，乃突圍奔襄陽。（註二一）

從這些例子看來，地方政府因實際的需要而遷移到險要易守的山水寨，在南宋初年相當普遍。甚至政府下令移治，如紹興四年十一月，命滁、和諸州移治保聚。（註二二）

南宋邊境的山水寨，以及在敵後的遊擊隊，都被金人叫做「賊」。如金史記載破漣水「水寨賊」一事：

十二年【金天會十二年即宋紹興四年，西元一一三四】，【阿里】與高彪監護水運。宋以舟師阻亳州河路，擊敗之，追殺六十餘里，獲其將蕭通。破漣水【江蘇今縣】水寨賊，盡得其大船。遂取漣水軍，招徠安輯之。（註二三）

但是漣水水寨在宋人記載中，是由南宋官方管轄的遊擊隊控制，宋史記載云：

【建炎四年十月】辛未，秦檜自楚州金將撻懶軍中歸于漣水軍丁禎水砦。（註二四）

當時江蘇水寨相當多。紹興四年「賞承州【今高郵】水砦首領徐康等要擊金兵之功，轉官有差。仍鑄承、楚、泰州水砦民兵賦役十年。」（註二五）

金和偽齊則不斷招安「山賊水寇」，尤其是在發動南侵戰事之前，必須避免這些人的搗亂。紹興二年十一月，南宋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其二云：

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註二六）

可見遊擊隊比南宋官軍還敢於與偽齊的軍隊作戰。

這些山水寨的存在，依賴有事則避，無事則耕的方法。紹興元年，宋德安府鎮撫使陳規實行屯田制，其內容為：

乃做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為堡寨。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註二七）

### 三、張嶼和劉子羽的防邊計畫

在宋高宗當政時期，最先提出築塢堡，據險以守的防邊計畫的人，除陳規外有張嶼和劉子羽。

張嶼，字巨山，襄陽人。宋史卷四四五有傳。宣和三年（一一二二）上舍選中第。南渡後因劉子羽的推薦，被張浚任用為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嶼上疏說：

金人去多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臣竊謂為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與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註二八）

這也是築堡寨而輔以屯田的計畫。

劉子羽是南宋初年守川陝的一員大將，富有謀略。宋史卷三七〇有傳。子羽字彥脩，建州崇安（今福建崇安）人，是資

政殿學士劉幹的長子。張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張浚保全四川，子羽之力居多。吳玠原為裨將，子羽獨器重他，向張浚推薦。張嶼也是他推薦的。劉子羽曾經向朝廷獻八策，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據險置寨：

淮南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據險置寨，守以偏將。敵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註一九）

「不必盡守故城」的觀念，正是鑑於兩宋之際城守失敗而提出的革命性的觀念。可惜劉子羽的八事，「後皆不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劉子羽的確是個有見識的將才。當時川陝的防守，大都是固守關隘和因山設防。劉子羽參與其事，並且有實際作戰的經驗。紹興三年二月，金將薩里干陷饒風關，入興元府（今陝西南鄭縣）：

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子羽亦退屯三泉縣。……玠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浚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勢復振。（註二〇）

這次金人入侵，未能得逞。

#### 四、紹興末年的因山設防和楊存中的計畫

紹興三十一年（二六）金主亮南侵，淮南的宋人又紛紛遷入山水寨避敵。其中以水寨為避敵之所而又能够發生力量的，是廬州（今安徽合肥縣）的焦湖水寨。是年十月，金人圍廬州，地方官楊椿率兵突圍出守焦湖水寨。至十二月，楊椿發動夜襲，殺金帥高定山，收復廬州。（註三一）但是也有移治時毫無秩序和計畫，以致百姓損失慘重的情形，如濠州劉光時的作法

：初，北境有被逐將渡淮者，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光時疑寇至。是日，遂驅民入橫澗山，謂之移治。居民皆棄其資產而去，生理蕩然。……光時坐貶秩。（註三二）

移治雖然有利亦有弊，但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政府祇有允許地方官去作。紹興三十一年六月，南宋政府下令，「聽淮南諸州移治清野。」（註三三）

采石戰役之後，鑑於一些孤立的都市無法抗禦入侵的敵軍，御營宿衛使楊存中（即沂中）和淮西制置使李顯忠等，提出了在淮南淮西地區的新防禦計畫，也就是不守故城，因山設防的守禦方法。今介紹楊存中等的方案如下：

廬州地勢難守，四經殘破。舒州（潛山縣）地勢襟帶，居諸郡之中。乞移淮西帥司就舒州知州兼領。廬州管下合肥、慎縣（合肥西北）、舒城（今縣）盡歸舒州。將見今廬州作為合肥縣，陞為軍使兼知縣。令建康府駐劄諸軍差統領官一員，充沿淮都巡檢使，將官兵千人，馬二百，於合肥屯戍，每歲或半年一易，聽本路帥司節制。和州屢經殘破，民不安業。東西關險阻，古來控扼之所，今若移和州於西關，移舍山縣（今縣），於東關，相去三、四里。和州欲改作歷陽軍，使兼知縣，差將副各一員，將本部官兵於城內屯駐。光州（今河南光山縣）、濠州、安豐軍（今安徽壽縣）今欲移併，附山為嶮。濠州入橫澗山，安豐軍入暗澗，光州欲為光山縣，移入太蘇山（商城縣東四十里），隸安豐軍，候今秋農隙及諸軍休息稍蘇修築。所有居民，使之遷徙，仍附山裏外撥田永為己業，官給錢買牛具



種糧，沿淮中渡（河南光山縣北）、霍邱（今縣）、花廳（壽縣西北）、壽春，及見今光、濠，並改作堡。每堡差將官一員充知寨，將帶兵二百，馬三十，令江（江西九江）、池（安徽貴池），建康駐劄諸軍均差，並聽合肥屯駐統領官同節制。（註三四）

這一計畫的要點是以舒州爲中心，建立依險要作爲據點的防禦系統。凡不易守禦的州縣政府都遷入新據點內，例如和州的東關：「其地峻險，周圍皆石。又通鑑注：東關，卽濡須口，亦謂之柵江口，在兩山間，濡須口在和州界，爲東關。七寶山在無爲軍界，爲西關，兩山相對，中爲石梁，鑿石通水。」（註三五）原來縣城，改建堡寨。此外並以屯田配合。

但是由於給事中金安節等的反對，此一計畫未能實行。金安節認爲當時急務以戍兵爲首，屯田次之，修城堡以控要害又次之。廬州之合肥，和州之濡須是古來控扼孔道。在這兩處築壁壘，再廣開屯田，通漕運，即可固守。（註三六）

### 五、張浚的依山設防

中興名相張浚，在紹興初鎮守川陝，是利用地形，依山設防。三年，金將薩里千寇蜀口，入梁（陝西南鄭）、洋（今縣），蜀中大震，劍南諸州都計畫移治。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亦下令移潼州（四川三臺縣）。軍隊都憤怒不願移治，甚至毀掉榜文。後來因劉子羽寫信給張浚，說明他將盡力抵禦，不讓敵人入蜀，張浚纔中止移治之舉。（註三七）

依山設防是很辛苦費力的事，而且不容易看出效果。紹興六年，張浚回到安徽所作的一次築城工作，並不成功：

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是役也，興於盛

夏，自下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望青采斫，數十里間，竹木皆盡。斷掘新舊塚莫知其數，人甚苦之。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采。（註三八）

雖然如此，張浚在隆興元年（一一一六）布置兩淮防務時，仍舊採用扼守險要的原則，「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註三九）滁州的石駝山，「羣山列峙，溪澗環錯，爲州境屏蔽。」據說就是張浚設防的地點。（註四〇）次年，張浚巡視江淮：

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於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

（註四一）

### 六、葉適實行的堡塢防守系統

葉適於開禧二年（一一二〇）六月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三年二月，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至同年九月。他在任內實施了一套堡塢防守系統。當時正值金人入侵之後，兩淮殘破，流民及山水寨保聚者達三十萬家。葉適主張設堡塢，讓流民依山阻水，自相保聚。他說：

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強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也。（註四二）

他的具體計畫是這樣的：

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

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淵然之。乃剏山砦八十有四，且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軍守原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爲遊擊。庶其前靡所掠，後弗容久。（註五五）

宋史地理志記載四川徙治山寨，在余玠到任前，共有五處：

(1) 遂寧府（遂寧縣）——端平三年（一二三六），兵亂，權治蓬溪砦。

(2) 瀘州（瀘縣）——嘉熙三年（一二三九），築合江之榕山。四年，又築合江之安樂山爲城。淳祐二年（一二四二），又城神臂崖以守。

(3) 榮州（榮縣）——端平三年擇地僑治。

(4) 播州（貴州遵義縣）——端平三年，以白綿堡爲播州。

(5) 閬州（閬中縣西）——端平三年兵亂，淳祐三年移治大獲山。（註五六）

其中閬州大獲山上有大獲城。宋紹定中，都統孫臣、王堅所築。淳祐三年，兵亂，制置使余玠築此城爲閬州治，以蒼溪縣爲倚郭。（註五七）這裏的王堅，就是孟珙的部將，後來繼承余玠守蜀，致蒙古憲宗於死。此外播州的冉璉、冉璞兄弟爲余玠畫策，定「八柱守蜀」的方案，可能也受了一點他們家鄉移治堡寨的影響。

### 九、南宋末年的山水寨舉例

南宋最後的二十年中，甚至於朝廷覆亡以後，仍然有人以山寨爲根據地，作最後的奮鬥。除了著名的釣魚山之外，還可以找到其他的區的例子。

(1) 劉源野人原寨——景炎中（一二七六——七八），懷寧人

劉源與張德興起義兵，立寨於司空山，克復黃州壽昌軍（今湖北鄂城縣）。元將昂吉爾來攻，源堅守三年，終於力竭而戰死。（註五八）

(2) 張德興司空山寨——宋亡，有安撫張德興立寨於此，以圖恢復。此即吳淵首先創立山寨的原址。（註五九）

(3) 陳子敬黃塘寨——文天祥攻贛，贛州人陳子敬與他合作，忠效甚著。空坑兵敗，復聚兵屯黃塘砦。連結山寨，不降元朝。元軍大舉進攻，砦潰，陳子敬不知所終。（註六〇）

(4) 彭震龍義岡營——宋末，永新人彭震龍聚里中豪士數百人響應文天祥。永新（江西永新）城潰，震龍不敵，遂屯兵於蓮花廳（今縣）東二十里義岡嶺上，抗拒元朝。至今營溝舊址猶存。（註六一）

### 十、結語

每當中國發生變亂，盜賊讎起的時候，必然有很多人遷移到山區裏保聚。南北朝時期，華北有大量的塢堡出現（註六二）；南宋初年，在戰區和敵後都有山水寨義兵的活動。後來兩淮的山水寨，接連不斷的有官民屯聚。有些是地方政府臨時疏散避敵的處所，有些是民衆避亂的地區。這些原來是零星散見的小據點，逐漸發展爲有計畫的區域防禦。從安徽西部、湖北、河南交界一帶，以至於川陝都有這種山水寨，令北方騎兵南下時難以一一攻滅。

在這些地方，有人利用山水寨作遊擊戰，也有人提議建立整體性的防禦網。雖然這些遊擊戰和防禦網在南宋末期以前並沒有很著成效，但是政府和民間一直在利用和充實這種戰略，



則是事實。到了宋朝末年，終於普遍的被地方官和將領們採用。其中獲得最大成功的，就是四川釣魚城的防禦戰。本文所引用的資料顯示，這種防禦戰並非偶然出現的，也不是余玠發明的。它是南宋山水寨防禦戰略發展到最高峯時，給予侵略者最有力的一擊。

附註

- 註一 姚師最早的一篇有關余玠的文章，載大陸雜誌十卷九期（一九五五），頁二六七—二七一，題為「宋余玠設防山城對蒙古入侵的打擊。」作者此文原稿於二十年前姚師的研究班上完成，今略加修改，就正同好。
- 註二 宋史（百衲本）卷二十四高宗紀。
- 註三 參看拙著「南宋初信王樸抗金始末」，收入邊疆史研究集——宋金時期（臺北：商務，一九七二），頁二四—三二。
- 註四 金史（百衲本）卷六十六特進達蘭傳。
- 註五 宋史卷三六〇宗澤傳。
- 註六 嘉慶重修一統志（臺北：中國文獻出版社影印）卷一三〇。
- 註七 宋史卷四五三連萬夫傳。
- 註八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臺北：新興書局影印本）卷七十六，湖廣二。
- 註九 一統志卷一三四，泗州。
- 註一〇 同上。
- 註一一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廣雅叢書，以下簡稱要錄），卷二十八，十月辛卯條。據一統志卷一三〇，滁州開隘：琅玕山寨在州西南十里瑯玕山中。「宋建炎三年，郡守向子伋相視險阻，乃因山砦築城，周十里，為門二，東曰回馬，西曰太平。寇李成逼城下，子伋堅守踰旬，糧盡援絕，寇悉眾攻之，城陷。今基址猶存。」
- 註一二 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六。
- 註一三 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
- 註一四 同上。
- 註一五 同上。
- 註一六 要錄卷二十九。據一統志卷一三一和州歷湖條，亦名歷陽湖，一曰麻湖。
- 註一七 「宋建炎三年，金人破和州，軍士多潰圍出保麻湖。」
- 註一八 要錄卷四十三，紹興元年三月條，又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臺北，文海影印本），卷一四五，頁十三上下。今查縮頭湖在江蘇興化縣東十里，

- 註一九 名得勝湖，舊名率頭湖，一作縮頭湖。輿地紀勝：宋建炎中張榮、賈虎率山東義軍敗金將撻懶（即完顏昌）於率頭湖，因更名得勝湖。
- 註二〇 宋史卷四五三張玠傳。
- 註二一 要錄卷一三七紹興十年九月；卷一四〇紹興十一年六月。據河南通志，一統志，方輿紀要，白馬山有二：一在滑縣東；一在洛陽縣東北三十里，即邙山北垂。洛寧附近的白馬山應即後者。
- 註二二 宋史卷四五二翟興傳；要錄卷三十三，建炎四年五月乙丑；要錄卷六十七，紹興三年八月乙未。並參看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一河南六汝州寶豐縣；宋史卷四七五劉豫傳。
- 註二三 宋史卷二十七高宗紀，紹興四年十一月甲子。
- 註二四 金史卷八十阿里傳。
- 註二五 宋史卷二十六高宗紀。又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二，頁八下空行上。
- 註二六 宋史卷二十七高宗紀，紹興四年十一月庚戌。又見要錄卷八十二。
- 註二七 要錄卷五十九，紹興二年十一月，是月條。
- 註二八 要錄卷四十九，元年十一月丁未條。又宋史卷一七六食貨志上四亦記此事，但繫於紹興三年。
- 註二九 見宋史本傳。
- 註三〇 要錄卷一五五，紹興十六年（一一四六）十月。劉子羽於此時去世。八事何時所上則不可考。
- 註三一 要錄卷六十三，紹興三年二月己亥。參看會編卷一五八，頁九上至十二上，劉子羽墓誌。嚴如煜，鄭炳然等，漢中續修府志（臺北學生書局影印），卷五，山川下，頁十四上；潭毒山在沔縣西八十五里。
- 註三二 宋史卷三十二，紹興三十一年十月癸丑，及十二月庚子條。焦湖據一統志卷一二廬州府山川即巢湖，在合肥縣東南六十里，原名溧湖，樵湖，及焦湖。
- 註三三 要錄卷一九〇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己亥條。
- 註三四 要錄卷一九〇及宋史卷三十二，紹興三十一年六月丙寅條。
- 註三五 要錄卷一九七，紹興三十二年二月庚子條。
- 註三六 一統志卷一三一和州。
- 註三七 宋史卷三八六本傳。
- 註三八 要錄卷六十四，紹興三年四月辛卯條。
- 註三九 要錄卷一〇一，紹興六年五月壬辰條。
- 註四〇 宋史卷三六一，浚傳。
- 註四一 一統志卷一三〇滁州石駝山。
- 註四二 宋史卷三六一，浚傳。
- 水心集，四部備要，卷二，狀表，「安集兩淮申省狀。」

註四三

宋史卷四三四，本傳。詳見水心集卷二，「定山瓜步石跋三堡搗狀。」以宋史所載較為扼要，故錄於此。據一統志卷一三一，石跋鎮在和州東北三十里，「宋開禧中，州守周虎嘗築石跋城於浮沙河口之北。即此。」卷三一六南康府一，山川：定山在江西星子縣東北十餘里濱江。卷七十三江寧府：瓜步山在六合縣東南二十里。東臨大江。

註四四

宋史卷四〇六本傳。同上。李昂英，「崔濟獻公行狀」，見崔濟獻公集（叢書集成）附錄僅謂：「宜擇守將，集兵民，以固基業。」

註四五

宋史卷四〇三本傳。

註四六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卷一四三，頁九上，「孟少保神道碑」。「諸軍」二字據宋史卷四一二本傳補。本傳又云孟珙「剋章家山，毋家山、兩堡為先鋒、虎翼、飛虎營。」鎮淮皆據方輿紀要，在黃岡西北，以當時黃州屬淮南西道，故取鎮淮為名。參看張仲炳，楊承禧等，湖北通志（臺北，華文書局影印）卷三十五，關隘一。

註四七

湖北通志卷三十五。

註四八

同上卷一〇四金石志十二，頁四十四上至四十五上。

註四九

宋史卷四一六，淵傳。

註五〇

河南通志卷八，山川。宋史卷八八，地理志。

註五一

何治基等，安徽通志（臺北，華文）卷二十四，山川，頁十上。

註五二

鷹山、鷄鳴山見一統志卷一三三，六安州；什子山見湖北通志卷七及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嵯峨山見湖北通志卷六。

註五三

宋史卷四百，吳柔勝傳。

註五四

宋史卷四四九，高稼傳。

註五五

宋史卷八八，八九。其中播州據道讓等撰，貴州通志（臺北，華文）卷三，建置，於宣和三年廢遵義軍為砦，後復為軍。至嘉定十一年復為砦，端平三年以白綿堡為播州（頁四十八上）。

註五六

四川通志卷五十一，頁十下。參看姚從吾，「前引文」，頁二六八。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編，釣魚城史實考察（一九六二），頁二〇。

註五七

一統志卷一一一，安慶府三，關隘。同上卷一一〇，安慶府二，關隘。

註五八

宋史卷四五四，何時傳。趙之謙等，江西通志（臺北，華文）卷五十二，山川，吉安萬安縣有黃塘巖，不知是否陳子敬聚兵處。又見一統志卷三二七。

註五九

一統志卷三二八，吉安府二，古蹟。

註六〇

看金發根，永嘉亂後北方的豪族。臺北，中國學術著作援助委員會，一九六四。

## 徐愚齋自敘年譜

中國經濟史料叢編（清代篇之一）

徐雨之（潤）先生，十五歲由澳門、香港到上海，從絲茶商店學徒做起，從事商工業。上海開商埠後，進洋務賑務等局，參加商學會、青年會等團體，辦招商局礦務局等官辦事業。至辛亥革命前夕，年七十四歲逝世。其自敘年譜記錄當年社會經濟、涉外事件，以及上海、天津、漢口等商埠公私工商農礦事業、幣制、物價，至為詳細。鄧嗣禹教授覓得本書，自美國寄交本社，影印出版，為研究近代社會經濟史者不可多得的參考書。

每冊定價新臺幣五十元  
海外訂購美金一元八角  
郵政撥匯一六九三七號  
通訊處臺北市郵政一——一號